

世界散文经典

Shijie San Wen
XiFangJuan 西方卷
Jing Dian

主编：楼肇明
天 波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

Sijie San Wen Jing Dian

西方卷

xi fang juan

永久珍藏版

(一)

楼肇明 天波 /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散文经典·西方卷/楼肇明, 天波主编. - 1 版.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17-0908-2

I. 世… II. ①楼…②天… III. 散文-作品集-西方国家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6743 号

世界散文经典·西方卷

编 者 / 楼肇明 天 波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王学刚

封面设计 / 永铭记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 96

字 数 / 1600 千

印 次 / 200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317-0908-2/1·893

定 价 / 235.00 元 (全十册)

目 录

法 国

蒙 田

- 论灵魂缺乏真正对象时把情感寄托在假定
对象上 (3)
- 论哲学即是学死 (7)
- 论想象的力量 (31)
- 自画像 (46)
- 热爱生命 (47)
- 多少回我成非我 (49)

帕斯卡尔

- 论人的伟大 (51)

拉布吕耶尔

- 富人和穷人 (56)

布封

- 《自然史》选 (60)

卢梭

- 自画像 (69)

-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70)

德·狄德罗

- 旧袍叹 (74)

- 狄德罗文钞 (85)

夏多布里昂

- 密西西比河风光 (92)

- 别了,法兰西! (94)

拉马丁

- 激昂之歌:《马塞曲》 (97)

- 对祖屋的依恋 (101)

米什莱

- 《大自然的诗》选 (104)

- 女孩和花 (117)

雨果

- 莱茵河 (125)

乔治·桑

- 致缪塞 (148)

帕特朗

- 《黑夜的卡斯帕尔》选 (173)

福楼拜

- 致乔治·桑 (182)

波德莱尔

- 有才能的人如何还债 (186)

- 艺术家, 上等人, 老百姓和儿童 (191)

- 想象力 (201)

法布尔

- 胡蜂窝探访 (203)

左拉

- 铁匠 (216)

都德

- 星辰 (223)

马拉美

- 秋天的哀怨 (231)

- 冬天的颤抖 (233)

- 白色的睡莲 (235)

- 朦胧忆影 (238)

- 日落奇观 (240)

法朗士

塞纳河岸的早晨 (242)

尼斯塔夫·福楼拜 (244)

兰波

地狱一季(节选) (255)

法 国



蒙 田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曾当过十五年文官。后辞官回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思考。蒙田喜欢出游，曾游历瑞士、意大利等地，留意各地人情风俗，把读书心得、旅途见闻、日常感想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成《随笔集》三卷。蒙田不囿于渊博的书本知识，能结合个人的生活经验，融汇贯通，形成他独特的思想意境与艺术风格。

论灵魂缺乏真正对象时把情感 寄托在假定对象上

我们邻近有一位患风湿症的先生。每逢医生劝他戒吃咸肉，他必定诙谐地回答，说他痛楚到极点的时候，

要有可以委过的东西；因此，每次他呼喝咒骂香肠、火腿或酱牛舌之后，便觉得舒服得多了。

真的，每逢我们举手击物，击不中而又落空的时候，往往觉得疼痛；而想我们视觉得舒畅，我们必要在相当的距离有对象支持着它，以免它散失在空虚的大风中，

正如狂风没有森林阻挡
必定在空中消失它的威力；

（鲁建）

同样，摇动的灵魂如果失掉把握，必定渐渐在它自身消失；我们得要常常供给它可以瞄准和用力的对象。蒲鲁达尔克（Plutarque）谈及那些酷爱猴子或小狗的人，说是因为我们天性中爱恋的一部分。为了没有正当的对象，宁可自己伪造一个低贱的，也不愿无所寄托。我们常见在热情里的灵魂与其无所事事，宁可想象一个虚幻的对象以自欺，虽然它自己也明知不可靠。同样，兽类在狂怒的当儿攻击那曾经打伤它们的石头或利器，用它们的利牙替它们所受的痛苦在自己身上泄愤。

正如班哪尼的熊，受伤后更凶猛，
当里比尔人的飞镖射在它身上，
不断地转向它的伤口，气愤愤地
追逐那跟着它旋转的伤口上的利矢。

(鲁建)

我们在苦难中什么理由没有想到？什么东西没有埋怨到——无论对与不对？致使到处都成了我们用武之地。并不是被你在怒扯的金色头发，也不是遭你在狂打的雪白的胸脯令你亲爱的哥哥饮弹丧命的呀，找别的地方泄你的愤罢。

里微告诉我们，当罗马军队在西班牙丧失他们两个队长——同时是两兄弟——的时候，“他们马上一齐痛苦，乱打他们的头颅。”这是很普遍的习惯。而哲学家比翁（Bion）不也滑稽地笑那在烦忧中乱扯他的头发的国王说：“这厮是否以为秃头可以减除他的悲哀呢？”谁不曾眼见一个人把纸牌嚼碎，或把一盒骰子吞下肚里以泄他输钱之恨呢？色尔色斯（Xerxes）鞭挞希腊斯蓬（Helespont）的海水，把铁链加上去，用种种侮辱咒诅它；又给亚多士（Athos）山写一封挑战书；西路^①把全军逗留逾月以报复他渡根都斯河所受的惊恐；而卡里古拉（Caligula）把整间邸宅毁坏，为的是他母亲曾被扣留在那里。

我年轻的时候，人们常说我们邻近有一个国王，为了受上帝的杖责，赌咒复仇，下令要他的百姓十年内不

① 人名

A1048642

得向上帝祷告，和他说话，而且，在他自己的权威所及之处，不得信仰他。这故事与其说是描写这国度的愚蠢，不如说描写那种天生的骄傲。这两种毛病常混在一起，可是这样的行为的确出自傲岸比出自愚蠢的多。

阿古士都·史撒（Augustus Cæsar）在海上受大风浪颠簸，决意与海神孛通（Neptune）挑战，在庆祝丝尔纯斯（Circense）的游艺会中，他下令把孛通的石像移去，作为报仇的表示。这举动比前事更无可宽恕，就是比后来他身历的另一事也没有那么可宽恕：当他在瓦鲁斯（Varus）的保佑下战败于德国，他从狂怒与绝望中奔窜，一面以头碰壁，一面喊道：“瓦鲁斯呵，还我的军队来！”因为他们实有甚於愚蠢，他们在愚蠢上面更添上不恭，迁怒于上帝或命运，仿佛他们有耳朵接受我们的轰击似的；有如那些达拉斯人，每逢闪电行雷，便带着巨大的仇恨向天乱射，以为他们的箭可以使上帝屈从。蒲鲁达尔克所征引的一个古诗人说得好：

切勿对事物生气

我们的忿怒它们一点儿也不理。

可是对于我们精神上的错乱，任你怎样辱骂也不够。（1/4）

论哲学即是学死

西塞罗说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准备死。这大概是因为潜究和沉思往往把我们的灵魂引到我们身外来，使它离开躯壳活动，那就等于死的练习或类死；或者因为世界上一切理性及智慧无非凑合在这一眯上，教我们不要怕死。真的，理性如果不是嘲讽，便是单以使我们快乐为目的，总之它的工作不外乎要我们安乐自在地活着，一如《圣经》所说的。世界上一切意见尽在此：快乐是我们的目的，虽然方法各有不同；否则，人类在开步的时候便要把这种方法抛弃了，因为谁肯听信那把痛苦与悲哀当作我们的目标的人呢？

对于这点，各派哲学家的分歧只是字面之争。“让我们跳过这精微的琐屑罢。”（洗尼卡）这刚愎及吵闹实在和一个这么高贵的职业有几分配不上。无论一个人想扮演什么角色，他总要把自己的本色掺进去。无论他们怎样说，我们的最终目的，即使在道德方面亦是快乐。我常常喜欢用这个字，可他们觉得最逆耳，震荡着他们的耳鼓。如果它含有极端的欢快或超常的欣悦的意义，那它就好比什么都更多地藉重于道德的助力。这快

乐，正因为它是更康健、更强劲、更粗壮、更男性而更切实。我们应该理解道德本身就是快乐，因为这比较温柔、敦厚、自然；而不是我们现在用以称呼它的“力行”。至於其他一种比较低下的乐趣（如果它当得起这美名），则实在由於竞争而非由於权利，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道德那么能够超脱一切拂意和烦扰。除了它的滋味是比较短暂和微弱而外，它有它的警醒、禁食、劳苦和血汗；尤其是它那强烈的欲望之层出不穷，而跟着来的又是那重浊的饱饫，真是差不多等于修行。

我们会大错特错，倘若我们把这种种不快当作调剂它的美味的辛辣和配菜，如自然界中性质相反的事物往往互相激励；或者倘若我们说道德亦一样地受这种种结果和困难所淹没以至於冷酷不可亲近，殊不知道德比较对逸乐更能超拔、磨砺以及增进其所给我们的神圣完美的快乐。用它的价值和它的效果对称而不知道它的美妙和用途的人实在不配认识它。那些到处教我们说他如何追寻艰苦而终究享用舒适的人，他们的用意究竟何在呢？若不是说它永远是苦的，那又通过什么方法使人类能得以苦中有乐呢？最贤德的人亦不过以企慕及接近这一境界而自足，却并得不着它的实在。可是人们错了，因为我们所言及的各种快乐，单是追求的自身便够适意的了。企图据有它所盼望之物，那也就是实现的一大部

分，而且与它实属同体。照耀在道德里的福乐充满了它的通衢与小巷，直至那最初的进口和最偏的尽头。

而道德赐给我们的最大祝福便是轻视死。这方法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一种温柔的清静，使我们感到它的甘美与纯洁的滋味，没有这一点，其他一切快乐也就全都熄灭。所以一切学派在这一点上皆辐凑和契合如一。虽然他们异口同声教我们怎样蔑视痛苦、贫穷以及其他人类生命所容易感受的种种灾难，可是谁也没有能说得那么详尽周到，因为他们体验这些苦难也不十分深切（有些人毕生不曾尝过贫穷的滋味，有些完全不知痛苦与疾病，譬如音乐家鲜诺菲路斯（Xenophilus）就无病无痛地活足一百零六龄；万不得已时，如果我们愿意死，死还可以了结一切别的不安，把它来个一了百了。至於死亡呢？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都被赶到同一的终点。

迟或早，我们的签从摇动的筒

跳出来，于是那无情的死船

便把我们渡到永久的冥间

（贺拉司）

为了这个缘故，如果我们怕它，我们将时时刻刻感受那无从抚慰的烦恼，四面八方它都可以来；我们尽管频频左顾右盼如在一个可猜疑的地方，“象丹姆达勒

(Tamatae)的面，它老是悬在我们的头上。”(西塞罗)
我们的法庭把罪人送到犯罪的地方受刑时，在路上，却任你把他们带去游览最宏丽的宫室，享他们以美味珍馐。

史西利的香肉
对於他们将淡然无味，
琴声与鸟歌
也不能再催他们酣睡。

(贺拉司)

你以为他们能受用么？他们旅程的最终目的地，不时地摆在他们眼前，能够不使他们觉得这种种娱乐变味和臭腐么？

他一壁倾听，一壁趲程，
一步步细量他的光阴，
他的生命将与路途同尽；
这未来的厄运捣碎他的心。

(歌路狄)

死是我们旅程的终点，是我们目标的必然对象，如果它使我们害怕，我们能够走动一步而不致发烧吗？俗人的救治法便是不去想它。但是究竟从什么凶蛮的愚鲁能够发生这粗糙的盲目呢？我们得要把缰轡加在他们的骡尾上才好。